

从独唱到复调

文学文本的多种媒介面貌

阅读点亮生活，新的媒介环境下，多种屏幕形式的扩大化阅读成为众多读者的文化新选择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许多文学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改编，从文本走向视觉“具象化”的旅程，文学的外延不断开放。

这其中，纯文学改编为话剧、舞台剧、电视剧等媒介形式数量繁多，如莫言的《红高粱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、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等。这些优秀的文学著作都先后被改编为舞台和影视作品，且在不同的领域中表现不俗。当下，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《北上》同名电视剧刚刚收官，同名话剧运河沿线城市巡演开启，音乐剧也曾在去年公演；陈彦的《主角》及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电视剧，也计划于今年亮相。

大量文学改编的落地，缘于优秀文本产生的“IP”力量的集聚，缘于开放的文学视野，更缘于当前媒介环境下受众对多模态、多媒体文艺样式的期待。什么样的文学能够被跨媒介“乔装改扮”，不断面向受众呢？这些文学作品有一些相似的基因。

时空的延展性放大了想象叙事

无论是哪一种媒介形式，艺术呈现的最终样貌就是作者构筑的想象空间。这个空间既有时间跨度，也有空间维度。时间成为历史的述说者，空间成为故事的延展地。受众在多重的改编里感受到故事在时空上的连续性，建立起更为广阔的文字地图和审美认知。

在《北上》原著中，存在两条不同的叙述线索。历史线索为1901年，意大利人小波罗为了寻找自己的兄弟，沿着运河一路北上；当代线索为电视专题片制作人谢和为了拍摄《大河谭》而进行考古。两条线索互相交织、不断互文，制造了丰富的时空延展性，给了其它媒介形式改编广阔的想象空间。

改编可全景扫描，也可重点刻画。《北上》同名话剧和音乐剧都聚焦原著的历史线扩充演绎，而电视剧则聚焦当代人物的奋斗历史和生活变迁。电视

剧的发生缘起设置在20世纪90年代，由花街成长的年轻人与家人的故事来进行追溯，通过运河申遗的牵引线串联运河传说，完成几代人的情感传承，这就是文学的时空延展性给予编剧丰富的想象叙事的结果。按道理，电视剧的体量更大，更容易呈现原著的内容，但是电视剧的延续性反而切断了历史跳跃的可能，而在话剧和音乐剧中，由于剧场的转场相对容易，它们对历史故事和现代故事的处理更有借鉴意义，更能把时空的延展投射在受众想象中。

金宇澄在小说《繁花》中，描写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后，漫长的历史跨度里上海弄堂几位人物的故事起伏，而同名舞台剧选择在经典的幕幕转换间完成年代叙事，电视剧的改编者更是撷取了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最高光的故事展现“大时代”的人物魅力。改编自梁晓声小说《人世间》的同名电视剧在受众那里得到的好评，又恰因为其完全展开了文学原著的时间轴，让年代剧的基因在电视剧中全面铺排，受众跟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场完成故事的发生落幕。话剧《人世间》上演在电视剧之后，舞台艺术把表演叙事的优越性发挥出来，展现了文学作品的另一面。在有限的时间里表达厚重的历史和人性的变迁，舞台艺术充分展示了它的增值功能。

群像叙事的复杂性是一把钥匙

文学创作过程往往是“独角戏”，作家写作的身影是孤独的。但在小说内部，原生动力却一直流动，作家所制造的人物图谱令人着迷。文本中群像叙事的复杂性，支撑了作品的跨媒介形式改编。相对于文学作品来说，话剧、舞台剧、影视剧等媒介形式都是一场“多点注意力”的考验，仅仅拥有一两个突出的人物是不够丰满的，鲜活的人物群像才是吸引更多受众的美好法则。好看，不是一两个人物好看，而是各个人物都饱蘸汤汁、有血有肉。

仍然以《北上》为例，作家围绕“北上”船只上的人物，塑造了一个同船共渡的群像，主角小波罗、翻译谢平遥及

各个船工，性格各异，及至他们的后代，人物交织也精彩纷呈。群像叙事让不同的灵魂在故事中交锋碰撞，人性的复杂成为故事推进的伏笔。这样的群像故事，无论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，都有了更丰富的阐释可能。

电视剧改编中，编剧依照原著“按图索骥”，还增加了作品中所不曾有的角色，将故事浓缩在“花街小院”的六户人家中，看上去倒并不觉得违和，恰因为原著中就有丰富的群像。编剧还把主角们的职业置换成快递业、外卖业等新兴就业群体，贴近地气又引发共鸣。音乐剧改编则特地将非遗传承艺术“船工号子”纳入表演体系，让受众感受群体舞蹈的力量感，凸显运河几千年的奔腾不息。话剧《北上》里人物的戏份也较均匀，两条线索穿行不歇，人物的特点在演员的台词演绎中显现出采来。不同媒介形式诠释的重心有所变化，但是由群像叙事散发出来的意义关注却一直蕴含其中。

小说《繁花》中，阿宝并不是唯一的叙述主角，沪生、小毛等人物都有各自的鲜明特征。同名沪语版舞台剧里，舞台的圆盘转起，演员们站了一圈，每一个看似配角的人物都拥有独立的精神世界，大家对小毛的人生故事印象深刻，姝华的反差性表演更令人动容。在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中，作品聚焦白、鹿两家的恩怨情仇，主角清晰，可是秦岭深处那些次要人物，也经常拨动读者心弦，朱先生、黑娃、田小娥等等人物都成长成为读者心中占有分量的角色。这些群像故事从文学作品折射到影视剧等媒介形式中，演员们的揣摩演绎也丰富了人物，让人物更为复杂立体。

情感始终是最重要的共鸣叙事

跨媒介改编的核心落脚点仍在情感链接下的共鸣叙事，这既是文学陌生化叙事想得到的必然结果，也是其它媒介形式获得成功的密码。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呈现多少种媒介样貌，让受众亲近和共情，仍是它们的目标。不同年龄段、不同层次的受众，也会在不同媒介形式

中找到自己心仪的方式。

自身与故乡的再次相遇，是徐则臣写作中的一个重要议题，也构成了电视剧《北上》中的结果呈现。奋斗，寻找，回归，令许多有相同经历的年轻人产生强烈共鸣，编剧深谙共情叙事的影视节奏，也知晓青春偶像的迷影力量，因此大胆地启用青春叙事来吸引这一部分受众，赢得“基本盘”。

《繁花》的电视剧则是导演王家卫对文学原著共鸣叙事的一次有效提炼，受众在“不响”的王氏影像风格中共享一段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往事，共同被蓬勃的弄潮儿股市商海的传奇打动。舞台剧《繁花》中受众感受最深刻的是时代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关系，借由姝华的台词，受众感觉到环境对人物精神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，也感受到理想主义节拍的触动。《长恨歌》的电视剧则因为女性一生的命运叙事被观众们喜欢，许多观众在跌宕的主角人生中体会着人间冷暖；话剧中“上海小姐”的时间推移和时代前进相互印证，受众在短暂的剧场体验里各自唏嘘。

总体而言，如果把文学的发生定义为一场作家的“独唱”，那么其它媒介文化形式的呈现则可以喻为“复调”，多屏幕共同观看的作品越来越多。文学文本是各种媒介形式改编的原点，“复调”的呈现却恰如万花筒上演一场“美美与共”。

在改编的过程中，无论是话剧、音乐剧、影视剧，都有不同的价值空间，跨媒介改编可以构成文学增值，也可能是损耗。比如群像叙事的同时如何突出重点，选取横截面的同时如何兼顾历史纵深，文学性在不同艺术样式中如何体现等，都考验着编导的艺术把控能力。

如今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再次激发了普通人的创作欲望，可以想象，未来文学作品将会以更多的模样出现在受众眼前，除了传统的音乐剧、话剧、影视作品，也许还将诞生微短剧、动漫作品等形式，实现单部作品多模态和“多屏化”的生态。在各种文化“复调”的再创造中，不同圈层受众主动创造的文化产品延伸更多期待。

电影《海洋深深》

聚焦深海探索与生态保护



由国家自然博物馆出品、中影动画产业有限公司承制的4D科普电影《海洋深深》22日在京首映。影片聚焦“深海探索与生态保护”主题，以高数字影像展现从海面至深海的壮丽景象，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深海探险。

据了解，主创团队耗时两

《蛮好的人生》将86处文旅地标融入剧情

由孙俪、董子健领衔主演的都市剧《蛮好的人生》近日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，首播创下收视率1.34%的佳绩，全国排名第一。该剧以保险行业为切入口探讨现实议题，更将上海86处文旅地标融入剧情，成为一部“魔都影像志”。从东方明珠的璀璨到石库门弄堂的烟火，从虹桥CBD的摩登到松江老城的生活质感，剧集以镜头为笔，勾勒出一幅海派文化与现代都市交织的画卷，开启影视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范式。

剧中胡曼黎与母亲发生争执的兰桥菜场，原本是松江居民日常采买的普通场所，因剧集播出成为游客体验本地生活的打卡地；“闪电咖啡馆”等剧中虚构场景，实为东方明珠文旅板块的实体空间，通过“影视IP+线下体验”模式，实现流量转化。据介绍，剧组历时100余天，深入上海16个区，选取了86个风格迥异的取景地，将上海的独特魅力尽收镜头中。

《蛮好的人生》不仅是对城市风景的生动展示，更借助保险这一特殊媒介剖析都市生活的多维切面。一张张孤单背后，是独居老人的医疗困境、单亲妈妈的教育焦虑、中年夫妻的理财危机……剧集巧妙串联起的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等民生议题，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也能深入“阅读”上海，领略海上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生活的千姿百态。

编剧费慧君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对家乡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与独特感悟；导演汪俊凭借《小欢喜》《小敏家》等作品，在展现都市生活流美方面颇具造诣，此次更是将深厚的海派文化巧妙融入台词与人物塑造之中。比如，胡曼黎的市井智慧通过“若即若离客户法”等沪语金句展现，薛晓舟从“学院派”到“接地气”的转变，则隐喻上海求真务实、兼容并蓄的城市特质。

(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)

《此心安处》：当技术叩问永恒



前，依然未能受到观众青睐。

固定镜头下的“时光容器”

与传统的线性叙事框架不同，《此心安处》采用固定机位与时间跳跃的手法，以一座百年老宅的客厅为“舞台”，展开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文明的故事。殖民时代的开拓者、工业时代的发明家、二战后的平凡家庭……不同时代的生活片段像时间胶囊般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逐一呈现。

泽米吉斯通过别出心裁的画中画

形式进行剪辑，将不同时空巧妙融合，后一个画面的局部往往以照片的形式先出现在前一个画面中。窗外季节循环、昼夜更替，客厅的装潢风格几次改变，壁炉内的木柴燃烧又熄灭。瓦妮莎在这里出生，泰德在这里死亡……每个时代的故事都包含着人类共有的情感，赋予这个空间厚重的历史感与生命的温度。“我希望通过固定视角传达时间与空间的共生关系，房子的不变性与其中流动的人群，恰好勾勒出人类情感的错位与交汇。”泽米吉斯表示，希望观众以从未感受过的观影方式来看这部电影。他在这小小的空间内，装下了人类最宏大的情感。

AI技术能否创造“永恒”

《此心安处》通过AI换脸技术调整人脸模型，展现出男女主人公从青春到老年的容貌变化，让汤姆·汉克斯和罗宾·怀特完成了跨越几十年的精彩表演。“在片场可以实时渲染出他们年轻的样子，这很令人兴奋，是我们取得的一大突破。”泽米吉斯说。当汉克斯以《阿甘正传》时的面庞穿过客厅，观众仿佛被拽回1994年的记忆现场，技术的发展让影迷在泪水中完成与青春的和解。

同时，网络上也存在着不同声音：“再先进的技术也还原不了汤姆·汉克

斯年轻时的眼神。”正是现实中看起来的“不完美”，赋予人类真实的温度。这场技术狂欢无意间成为了影片将“流动时间”和“不变空间”的对比在现实世界的延伸，提醒我们：AI换脸技术越是完美复刻青春面容，越是凸显时间法则的不可违逆。

“AI技术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叙事尚且存疑。”泽米吉斯在技术探索中保持着清醒。在他看来，数字减龄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解剖生命的脆弱性——让我们看清肉身如何在时间中被改变，记忆又如何成为最后的避难所。“我们只能在‘回到过去的脸’里短暂停留。时间仍在继续，不论我们用什么手段。”豆瓣上一名ID为“踌躇不前的猪”的网友如此写道。

当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玛格丽特在空荡的客厅中说“这是我们的家，最爱的家”时，记忆压缩成意识深处的永恒。或许真正的“此心安处”，不在于技术重现的青春，而在于时间的洪流中，人类曾为某个瞬间全心停留的勇气。

影片最后，泽米吉斯让镜头从客厅升向天空，与《阿甘正传》飘在空中的羽毛形成对照，我们终于读懂了这份跨越30年的创作初心：个体悲欢离合的那些瞬间与时代的变迁交织，构成了永恒。

推行文明实践 践行志愿服务 争做文明市民



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